

6 读书 READING

从2016年春天到2017年初,中科院古脊椎所的一个学生翻译小组,先后出版了两本科普读物《演化》和《化石》。这是番号为“大头大脑”的小团队在两年里,除了科研之外,干得最热火朝

天的一件事。这是他们作为“菜鸟”级翻译选手接受的最初挑战,即为了向经典科普作品致敬,也为让更多读者了解古生物学这门古老的学科。

“科普翻译界”的一股清流

■本报记者 胡珉琦

从《演化》到《化石》

骨骼,对于古生物学者,或许意味着一切!十年前,由法国生物学家让-巴普蒂斯特·德·帕纳菲厄和自由摄影师帕特里克·格里斯合作出版的一本通过现生物骨骼讲述生物演化历史的科普读物《演化》,在法国一经出版,就收获了无数的赞誉。

来自于7家不同博物馆(主要是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两百多个标本,在半年内被修复、组装或重装、拆除金属支架。帕特里克把它们置于黑色背景前,让骷髅呈现出雕塑的感觉。最终,那一幅幅充满了极简主义风格的黑白照片,让从事古生物研究的专业人士都惊叹于它所传达出的动物骨骼最迷人、优雅的一面。也迫使读者重新去思考、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界限。

201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这本书到了中国古动物馆社教部主管邢路达的手上。巧合的是,邢路达的本科第一专业正是法语。除了摄影作品本身带来的震撼,文字的风格也让他找到了一点熟悉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对国内读者而言,可能是陌生的。

“长久以来,法国都给我们一种浪漫而充满激情的印象。但是,法国也是历史上理性思潮的重要策源地。从这本书的写作中,我们看到了它的文字非常简洁、直白,但又不失严谨,强调逻辑。读者无需纠结于各种词汇,而是直达作者的想法。它讨好读者,却能给读者一种舒适感。”邢路达说,最终应允翻译这本书,也是因为它和目前国内外的许多科普作品的写作风格非常不同。

由于出版时间紧迫,译者由一人变成了三人,新加入的胡晗和王维都是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在读博士,彼此本就是无话不说的老友。

他们近乎疯狂地,用了两个月时间,完成了这部20多万字作品的翻译工作。去年春天,本书正式出版,立刻成为了艺术、科普领域的一股清流。

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作品”,也培养了默契,三人翻译小组就算正式成立。他们翻译的第二本书是由著名古生物学家理查德·福提撰写的古生物学入门综合指南——《化石,洪荒时代的印记》,首版于1984年问世,第五版中译本在今年年初上市。

“翻译科普作品,必须保证内容的绝对准确、严谨。那么,译者就仅仅作为一个转述者,思维、表达都要尽可能与作者保持一致。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与读者与作者直接交流的效果。”相对于科研中的原创作品,这不是件让人爽快的事。

热爱文学的胡晗会拿村上村树激励自己。“为什么职业作家仍要坚持翻译这项工作?相比于原创,它没那么烧脑,同时又会锻炼你的文字、你的逻辑,快速学习优秀作品的写作。”

像做科研那样做翻译

作为科普翻译界的“菜鸟”,三人小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迫症外加完美主义的持续性发作,这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许多麻烦。

其实《化石》早在2014年就到了邢路达手上,但到最终完稿花费了近两年时间。这本书不仅内容专业,而且涉猎面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化石和古生物学研究相关的所有学科领域。要完成一本近似教科书级别的科普图书的翻译工作,对于还处于学习阶段的小组成员来说绝非易事。

所以,邢路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下《化石》,改去阅读所有古生物地史类教科书。“同一个单词,出现在矿物学和地球沉积学中,可能有着不同的含义。如果不阅读各自领域的教材,你绝不可能知道它们的区别。同时,学习前人是如何翻译的,这也是很有必要的准备工作。”

让小组几近崩溃的是,《化石》中出现了100多个古生物学领域的拉丁名。要知道,这些名称动辄出现在几百年前的文献中,此前没有中译名。为了找到词源,并尽可能准确地翻译,他们参考了大量古生物学词典及相关的研究文献。遗憾的是,唯独留下了一个疑源类,陆续查找了一个月,还是没能找到对应的译名,最后只得音译。

事实上,他们并不确定读者是否真的在意这些古生物名词到底叫什么,甚至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可能打开这本书。

“一本真正出色的科普作品就像一座好的博物

馆,能吸引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去参观、学习,他们能有不同的收获。”

王维是团队里的“小达尔文”,自小热爱博物学,他的科学启蒙很多来自科普图书。“孩子们第一次看到的词汇,会是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所以,每一个名字都很重要”,这种朴素的想法影响他至今。如果是专业人士,内容更应该经得起他们的检验。

因此,三人小组自觉地拿出做科研时的严苛态度。

体现在《演化》中,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在原文以外,译者做了大量译注。只要文中涉及科学性内容,他们就会查阅所有相关的研究历史,以及最新的研究进展,从而对部分概念、数据等进行更新与说明。初出茅庐的他们还因为一个小小的细节跟法国出版社纠错死磕。此外,考虑到前人翻译的习惯和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他们还对一些名词进行了使用说明,以便大家能在同一套用词体系中进行交流。

种种做法给翻译本身带来了大量额外的工作量,可对他们而言,这不是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而是一份“作品”。更何况,自认为“变态”的工作方式也让他们的知识量在短时期内得到了扩充,这绝对是意外的收获。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得到了前辈的倾心帮助,比如《化石》的审校、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王原提供了多半的译者注,以及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

“大头大脑”的由来

一本图书、三位译者,翻译小组被问到最多的就是,如何保持文风的一致性。不过,这对知识背景、阅读背景一致,甚至审美和价值观都很接近的朋友来说,并不困难。技术上的处理,无非就是及时传阅和调整,剩下的靠默契。

事实上,团队工作的模式不仅没有影响翻译的完成度,还让过程本身乐趣不断。

胡晗印象最深的就是和编辑敲定《演化》章节标题的那一天。四个“话痨”在一起头脑风暴,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满是笑点。

比如“五纲的崩塌”前身是“五纲的崩溃”,“爱而后已”脱胎于“死了都要爱”,“硕大的头颅”最初想法是“大头大脑”。最后,“大头大脑”还被确定为4人小组的番号。

工作完成之后,“大头大脑”小组专门组织了一次海洋馆之行,仅仅是因为《演化》的翻译涉及了很多海洋生物。从书本到现实,他们的心境好像回到了童年,第一次见到这些生物时的兴奋和惊喜。

不仅如此,在翻译第二本书《化石》的书名时,

也多亏了“大头大脑”小组的献计献策,才有了让他们彼此满意的结果。

邢路达介绍说,Fossils:the key to the past 改写自著名地质学家莱伊尔《地质学原理》中的名句——“The present is the key to the past”,它论述了地质学研究对今论古的基本思想,一般直译为“现在是打开过去的钥匙”。那么书名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化石:打开过去的钥匙》。但过于平白的表述,并不符合小组的预期。

直到有成员提到了著名翻译家郑克鲁先生在2000年译过的一本书《化石,洪荒世界的印记》。郑先生是法国文学史的重要研究者,邢路达并不陌生。“既然难以保持原标题对莱伊尔的致敬,我们在翻译上对郑克鲁先生致敬也未尝不可。”

他解释,“the key to the past”一语双关,既是指我们打开过去奥秘大门的钥匙,也是了解远古生命演化的关键。将其翻译为“洪荒时代的印记”,反映了第二层含义。“洪荒”指的是史前时代,正是化石所解读的那一段历史。



《演化》,[法]让-巴普蒂斯特·德·帕纳菲厄著,[法]帕特里克·格里斯摄,邢路达、胡晗、王维译,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

《化石:洪荒时代的印记》,[英]理查德·福提著,邢路达、胡晗、王维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古生物学真的无用吗?

早在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并第一次正式提出其伟大的演化理论一百多年之后,它仍然受到如此高的关注。化石是支持生物演化理论最直观的证据,当年很多困扰达尔文的许多化石记录,现在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答。

古生物学是一门古老但绝不陈旧的学科,它充满活力。关于生命的演化仍有数不清的难题,无论是地球的过去,还是人类的过去。

“当我们有机会将过去留下的痕迹,一点一滴地挖掘并呈现出来,拼凑成一段段生命的轨迹,是无比神奇的过程。”胡晗说,“那种心境,就像是闯入了一个桃花源。”

桃花源里的古生物学家自带一种“光芒”,穿梭在时光里,好像忘却了现实。这也是人们武断地理解这份工作的依据——他们所做的都是无用的。

无论是《演化》还是《化石》,都在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当你对于地球生命漫长演化历史的了解

越深入,就越发感知人类的渺小。演化的事实一次又一次提醒着人类,生物演化并没有预设的方向性,也没有高低、优劣之分,随机才是生物演化的重要特征,人类并不比其他生物类群更加高等。这关系到人类如何看待和理解世界,关系到人类每一次与自然博弈时的选择。邢路达说,“去人类中心主义并不会带来道德感的崩塌,相反,它会让人更谦卑。”

除此之外,用另一个词来形容这门学科迷人的地方,王维说是“包容”。从最简单的结构观察和描述入手,直到深入演化的理论境地,它可高可低,可深可浅。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在它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一边发现,一边询问为什么。

以上正是让更多读者了解这门学科的理由,也是翻译小组愿意坚持分享更多科普作品的原因。也许有一天,你会因为这些作品,而与大自然产生神奇的共鸣,也像“大头大脑”小组那样,从此“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胡珉琦)

危机倒计时上

《危机倒计时》, 船桥洋一著, 海潮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

《朝日新闻》前主编、哈佛大学“东亚学者”船桥洋一力作
日本第44届大宅壮一纪实文学大奖

时间将永远定格在六年前的3月11日下午14时46分。

高达里氏9.0级的强震袭击了日本东北地区太平洋沿岸一带。这是日本自有地震观测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地震,而由地震引起的海啸甚至曾高于海平面40米,最终导致了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使日本举国上下面临着可与1853年7月8日的“黑船事件”相提并论,1945年8月15日败战后的最大危机。

由日本文艺春秋社出版的《危机倒计时》一书以纪实的形式,用上下两册共950余页的篇幅,真实地再现了“3·11”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的这场危机。该书的作者船桥洋一出生于北京,曾作为《朝日新闻》的特派员常驻北京,并担任过《朝日新闻》主笔。该书中文版(上册)终于在去年底,“3·11”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六周年前由海洋出版社出版。

《危机倒计时》就如一幅幅日本的政治与民生、日本与国际、生与死的浮世绘,真实再现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船桥洋一在该书2013年获得日本文学振兴会第44届大宅壮一纪实文学大奖时感言:“我想通过这本书传达危机的本质。探明核电站事故的原因固然重要,但‘民间事故调查’已经做过了,我更想探究‘危机的本质’,为此,我采访了包括美方人士在内的300多人,将这些人在首相官邸、协调指挥控制中心、免震重要楼等不

《危机倒计时》以纪实的形式,真实再现了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这场危机。今天我们读《危机倒计时》,以及再读《获得自由的世界》《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这样的纪实类或科幻类“灾难书”,是一种居安思危。虽然天灾是极少发生的小概率事件,但它总是恰好在人们忘记前车之鉴时又引发下一次的后车之覆。

危机倒计时 ——再现“3·11”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

■翼望

同地方直面危机时的姿态,像拼马赛克一样提取组合起来,以此展现危机下的众生相。”

书中众多的采访机构,日本方面包括了官邸、核能安全委员会、核能委员会、经济产业省、保安院、文部科学省、日本核能研究开发机构、自卫队、国家公安委员会、警察厅、外务省、总务省、消防厅、农林水产省、厚生劳动省、国土交通省、大熊町、南相马市、浪江町、饭馆村、东京电力、东芝等。美国方面包括国务院、NRC(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海军等。

采访的主要人物即有当时的日本首相菅直人、枝野官房长官、细野辅佐官等政治家,也有东京电力的胜会长、清水社长、福岛第一核电站吉田所长等关键人物。采访对象所覆盖的范围之广、层次之多,使得本书更加显得有血有肉。

书中以分钟为单位,采用时间序列的形式,刻画出了地震、海啸和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三者并存的复合型灾害的立体景象,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机组、二号机组、三号机组的并行连锁危机的惊心动魄的救援现场,如同好莱坞大片,一个个环环相扣的情节将读者带入“3·11”福岛第一核电站救助现场,带给读者的是那种未曾体验过的紧迫感、临场感和紧张感。

笔者30年前第一次踏上日本土地的第二天,勤工俭学的第一份工作即在《朝日新闻》东京都江户川区从事每天三百余份《朝日新闻》的配送工作。要感谢的正是送报工作才得以能够免费阅读上《朝日新闻》,有机会更多地深入了解日本社会和接触不同层次的日本人,也从此关注上了船桥洋一先生发表在《天声人语》《社说》等专栏上别具一格的文章,并小心翼翼的将部分文章保留至今。离开东京都立大学(现首

都大学·东京)大学院后,又经指导教授堀口先生的推荐进入了东京电力全资子公司,从事电站的工程设计与咨询工作八年之久……

日本“3·11”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加之《危机倒计时》一书珍贵的资料价值,最终促使我策划了该书的中文版。尽管与船桥洋一先生未曾谋面,也许正是由于上面的缘故,加之笔者作为监译来保证翻译的质量,在文艺春秋社鼎力相助下才得以顺利完成《危机倒计时》的中文版权交涉。

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是一个经过千锤百炼,危机管理水平世界领先的国家,而“3·11”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同时击碎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心中的“安全神话”。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尽管发生在日本,虽然它已过去六年,但时至今日仍有大量的灾民未抹去心灵上的创伤,事故现场依然有强烈核辐射,而得到最终处理依然遥遥无期。这次事故的发生和救援的经验对于中国来说就像是一面镜子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危机是不分国籍、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唯有认真吸取《危机倒计时》这部危机管理教科书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才不会重蹈覆辙。

夏目漱石的代表作《我是猫》中水岛寒月的原型、日本物理学家、随笔作家寺田寅彦曾针对天灾指出:“文明发展的程度越高,一旦降临天灾,它所造成的损害也会越大。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居安思危,平时就准备好各种防范对策。可是现实中为何完全不是这样呢?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天灾毕竟是极少发生的小概率事件,它总是恰好在人们忘记前车之鉴时又引发下一次的后车之覆。”

链接

《获得自由的世界》,[英]赫·乔·威尔斯著,何江胜译,太白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这是威尔斯的一部鲜为人知的科幻小说。作家设想1933年出现“人造”原子能,随后发生一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在故事里威尔斯预言了核能,以及使用核能技术的新型炸弹,它可以导致几日的“持续性爆炸”。

这部科幻小说启发科学家的研究,并“促使”这一技术的发展。匈牙利物理学家利奥·西拉特1932年读了这本书后,帮助他在1933年解决了产生核链式反应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并在1934年获得了专利。不过,西拉特在二战后积极从事控制武器和国际和平利用核能的活动。

而小说中,在经历了这场骇人的核战争后,存活的各国首脑痛定思痛,决定建立全球新秩序,在废墟上成立新的世界共和国。正如这本书的另一个译名:“解放全世界”。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白俄罗斯]S.A.阿列克谢耶维奇著,方祖芳、郭成业译,花城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20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她的作品关注的都是重大历史事件,像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以及切尔诺贝利事故等,其中《切尔诺贝利的悲鸣》2015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此前该书曾用《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等书名。

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爆炸,土地被污染,成千上万的人受到影响。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三年时间采访了上百位在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有现场摄影师、教师、医生、农夫、当时的政府官员,还有历史学家、科学家以及被迫撤离的人等。

在全书的开篇和末尾,分别是两名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罹难的消防员和清理人的遗孀的讲述。她们回忆起她们相爱的往事,回忆起他们离别时的场景。随之而来的是陪伴心爱之人慢慢走向死亡的痛苦过程。

从这些普通人的讲述中,可以拼出一幅更为接近真相的图景。这幅图景不是冰冷的数字,也不是简单的报告。都是普通人的真情实感、最不起眼的回忆和细节,以及他们生活的终结与继续。

该书于1997年完成并出版。《纽约时报》评论说,“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就像那些残留在幸存者身上的辐射”。

诺贝尔文学奖给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颁奖词是:“因为她丰富多元的写作,为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树立了纪念碑。”有评论认为,“纪念碑”表述中规中矩,而用“文学的尊严”形容她的写作更贴切。(喜平整理)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

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幸存者,他们讲述了灾难发生时的经历,以及灾难后的生活。”

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三年时间采访了上百位在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有现场摄影师、教师、医生、农夫、当时的政府官员,还有历史学家、科学家以及被迫撤离的人等。

在全书的开篇和末尾,分别是两名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罹难的消防员和清理人的遗孀的讲述。她们回忆起她们相爱的往事,回忆起他们离别时的场景。随之而来的是陪伴心爱之人慢慢走向死亡的痛苦过程。

从这些普通人的讲述中,可以拼出一幅更为接近真相的图景。这幅图景不是冰冷的数字,也不是简单的报告。都是普通人的真情实感、最不起眼的回忆和细节,以及他们生活的终结与继续。

该书于1997年完成并出版。《纽约时报》评论说,“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就像那些残留在幸存者身上的辐射”。

诺贝尔文学奖给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颁奖词是:“因为她丰富多元的写作,为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树立了纪念碑。”有评论认为,“纪念碑”表述中规中矩,而用“文学的尊严”形容她的写作更贴切。(喜平整理)